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

——兼论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置疑和对索绪尔的挑战

郭 鸿

(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9)

摘要:长期以来,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在我国,尤其在1999年王寅教授发表了有关语言符号象似性和向索绪尔挑战的文章和著作《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以来,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大论战。与此同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受到了置疑,他的语言符号学理论受到了挑战。索绪尔的理论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础,而语言符号任意性又是这个理论的支柱之一。因此,上述争论意义极为重大。笔者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它们各自的符号和象似性符号有着不同的概念,因此,不能用皮尔斯的象似性概念来评论索绪尔理论,否则争论永无休止,而且会把思想搞乱。要解决这个争论,必需彻底搞清这两大理论系统和它们各自的有关符号和语言任意性的概念。

关键词:符号学;任意性;象似性;索绪尔;皮尔斯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04)04-0001-05

长期以来,学术界中存在着争论: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还是象似性的?尤其在1999年王寅教授发表了有关语言符号象似性和向索绪尔挑战的文章和著作《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以后,我国学术界展开了大论战。近来论战似乎渐趋沉寂,但问题并未解决。与此同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也受到批判。尤其在认知语言学走红以后,从英特网上可以看到,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之间,绝大多数批评是针对前者的。索绪尔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现代语言学各流派和各学科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或以此理论为基础,而语言符号任意性是索绪尔理论基础之一,因此,上述问题是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需解决。

笔者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两个不同理论体系,它们各自的“符号”有不同的概念,它们各自的“象似性符号”也有不同的概念,所以不能用皮尔斯的象似性概念来批评索绪尔理论,否则争论永无休止,而且会把思想搞乱。要解决问题必需彻底搞清这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和它们各自的“符号”和“象似性符号”的不同概念。搞清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有助于对语言任意性问题的澄清,问题的澄清反过来又有助于对两大理论系统的深入认识和理解。

1.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要点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有两大原则:语言符号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和语言符号的线性(linearity)。

笔者认为还应包括分节(articulation)的理论。现分别讨论如下。

1.1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60: 68-69)中把符号任意性作为第一原则提出来,其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符号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现象,是语言符号学的第一原则。

2)任意性并不是任意选择,而是说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社会契约性而不具有理据性。

3)语言之所以能成为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分支,正因为语言符号是完全任意性的。

4)即使某些符号具有理据性,但就整个符号系统来讲,仍然是任意性的。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1)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是单词(如sister, ox)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任意性;

2)这种任意性存在于不同语言系统(英语与法语)之间;

3)当他谈到例外情况时,指的也是单词(拟声词和感叹词);

4)索绪尔当时已预见到,符号学建立后,将发生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争论。

1.2 语言符号的线性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谈到能指的线性问题(Wade Baskin 1959:70)。

正如索绪尔指出的那样：“这条原则（能指的线性原则）是基本的，它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限量的。这条原则与第一条原则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是整个语言机制的支柱。”据笔者所见，人们在讨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时从来不提这一原则，似乎它与争论中的问题毫无关系。其实，它非常重要，它是语言机制的支柱之一，是语言结构的基础，要解决争论的问题必需讨论它。线性就是次序，是语言符号结合的两规则（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之一（横向结合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使用语言不可能使用单个语言符号，必须根据线性原则把符号组合成代码，因此线性是语言结构的基础。

1. 3 语言的分节 (articulation)

Daniel Chandler 在 *Semiotics for Beginners* 中写道：

具有“双重分节”（double articulation）的符号编码有两个结构层：高一层次的叫“第一分节层”，低一层次的叫“第二分节层”。

在第一分节层上，符号系统是由最小的意义单位组成的（如语言中的词素或单词）。这些意义单位都是完全的符号，每个符号都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这些在编码中反复出现的意义单位构成第一分节层。在第二分节层面上，符号分成最小的功能单位，它们本身没有意义（例如口语中的音素和笔话中的词素）。例如，在语言中，/b/、/p/和/l/是第二分节层的，它们的功能是区别语言的第一分节层的单词 bin, pin 和 tin……。传统的说法把双重分节归于人类的语言。双重分节使人类能用少数几个低一层次单位，构成无限个意义结合体。英语只有 40 个到 50 个第二分节成分，但这些有限的成分能产生几十万语言符号。而双重分节似乎不出现在人类以外的动物的自然信息传播系统中。许多符号学家认为，非语言交际和动物传递信息的各种系统中，只有第一分节。虽然鸟类的鸣叫声使用这些基本单位，而且它们都是完整的信息，但鸟鸣只有第一分节，只能传达有限的意义。（<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S4B/sem08a.html>）

笔者认为，以上所谈符号的任意性、线性和分节是语言符号的几个最基本的特征，它们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结构性和人类与禽兽和其他动物之间的重要区别。索绪尔正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它的语言学 and 符号学理论的。

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最本质的特征。所谓“本质”是指除去次要的和现象的最重要和实质性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讲，符号是人类社会传达意义的

工具，必须是约定俗成的。即使某些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理性、象似性，这些符号的使用也必须交流双方认可。另外，事实证明，完全任意性符号是最有效的符号，如语言符号、电码、计算机的二进制符号等。

线性是空间和时间的次序，是形成万物的结构的基础。人类使用的符号不是单个符号，而是符号的组合，是符号结构。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意指过程是：从语言系统中选择适当的词（纵向选择关系），按线性原则（横向组合关系）组合成代码，也就是各层次的语言结构，以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意义。

分节（第二分节）是符号和非符号的分水岭，是人类使用的符号和动物使用的信号的区别性特征。另外，分节是语言符号结构的基础，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有分节才有层次，如语言可以分为词、词组、句子、篇章，因此能表达各种意义，小到词句，大至思想、概念。而鸟兽的鸣叫声虽然千奇百怪、多种多样，但没有第二分节，只能传达有限的意义。

人类正是用这样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思维、认知和交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人类文明的。

2.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要点

1) 皮尔斯符号学是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范畴论和逻辑学。它的应用范围不限于语言，它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的科学（Peirce's Theory of Signs by Jay Zeman, <http://archives.econ.utah.edu/archives/bhaskar/1996-12-14.144/msg00067.htm>）。

2) 皮尔斯的符号的分类就是皮尔斯的范畴论的应用，符号活动（符号产生的过程）就是他的逻辑学的应用。他把符号分为第一性符号、第二性符号和第三性符号。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符号活动过程（符号产生的过程），从“符号代表物”（representamen）到“对象（object）”，再到“解释”（interpretant），每个阶段都是一个符号。符号代表的对象经过解释后，还可以再解释。也就是说，符号活动过程永无止境，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submitted Proposals (Paper and Other Format Sessions) sig: Semiotic in Education, <http://edtech.connect.msu.edu/Search/chaera2002/viewproposaltext.asp?propID=6838>）。因此，皮尔斯的符号只在“某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物”，并且要不断进行解释，这说明一个人在某时对某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有待不断深化。

3) 皮尔斯的三种三分法分别说明符号活动（也就是人类认知）的三个方：过程、方式和结果。

过程:从代表性质(quality)的 qualisign 到代表事实(fact)的 sinsign,再到代表法则(law)的 legisign。其实,法则指的是事物性质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方式:皮尔斯根据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把符号分为:符号代表物与对象之间,具有相同性质的图像符号(icon);具有存在上的依赖关系(即因果关系)的标志符号(index);和具有社会约定性的“象征符号”(symbol)(Peirce's Theory of Signs by Lay Zeman 2. 292)。既然符号活动(符号产生)是一个过程,从“符号代表物”到“对象”到“解释”,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认知方式。图像符号代表人类通过事物之间具有的共性认识事物,标志符号代表通过事物之间的依存(因果)关系认识事物,而“象征符号”通过社会约定(社会常规或皮尔斯所说的 habit)认识事物(Peirce's Theory of Signs by Lay Zeman 4. 531)。

结果:符号活动的结果就是人类认知活动的效果,也就是皮尔斯所说的意指效果(significate effect)。他把这种效果分为三个等级:rheme, dicisign 和 argument。Rheme 是一种可能性(possibility), dicisign 是一个事实(fact), argument 是理性(reason)。皮尔斯还把“解释”分为“感情的解释”(emotional interpretant)、“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energetic interpretant or mental effort)和“逻辑的解释”(logic interpretant)(Peirce's Theory of Signs by Lay Zeman 2. 228), (A Short Organon on Signs From: "Tobin Nellhaus", <http://archives.econ.utah.edu/archives/bhaskar/1996-12-14.144/msg00067.htm>)。

笔者认为,“感情的解释”是一种纯感情的、自然的感受,而“有力的解释”或“心智的努力”指一种有意识的认知活动,而“逻辑的解释”是一种理性认识。总之,人的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更深的理性认识,如此永无止境(Peirce's Theory of Signs by Lay Zeman 2. 228)。

4) 皮尔斯符号学中,进行认知活动的人是生物的人,不是社会的人。他讲的符号活动是作为生物的人的思维、认识和交流的过程。他的符号学不是以语言中的词为基础的,而是以命题为基础的(Peirce, Charles Sanders by Leroy F. Searle)。如果应用在语言中,他的符号相当于语言的一个语篇。

3. 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争论

如上所述,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

是两个不同的理论系统。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索绪尔 1985:38),它研究的范围是语言符号,并进而应用到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而皮尔斯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它是一种“泛符号论”但具有自然科学倾向,它研究的范围不限于语言而包括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它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符号活动,也就是研究作为生物的人的认知过程,从经验产生的感情到逻辑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这两个理论系统的符号也有不同的概念。索绪尔的符号,从宏观上讲,符号的能指是整个世界,符号的所指是整个世界代表的意义。从语言的具体使用上讲,符号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单词。更深入地讲,符号的能指实质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音位,一个区别性特征。而皮尔斯的符号指代表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各种命题,它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媒介。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符号在不断发展变化和产生中,从感情符号到逻辑符号,从现有符号到新符号。也就是说,索绪尔语言符号的意指过程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结合产生意义(对某一事物的命名,这是任意性的),然后根据语言使用者的意图,按符号的纵向选择关系和横向结合关系对符号进行编码,构成不同层次的语言结构,以表达世界上的一切意义。而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命题(submitted Proposals (Paper and Other Format Sessions) sig: Semiotic in Education),它的意指过程就是符号活动过程:符号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产生新符号,从感情符号到逻辑符号,从逻辑符号到理性符号,永无止境。符号活动过程代表人类的认知过程。

至于皮尔斯的象象符号,它指符号代表物与对象间有相似关系的符号,也属于命题范畴;另外还指人类认知的一种方式,即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认识新事物。另一方面,索绪尔本人似乎并没有谈到过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象似关系。他只谈到过 symbol,他说 symbol 是和语言符号任意性对立的观念。他举了个例子:天平代表司法公正,绝不能用一辆马来代替天平说明公正。他谈得更多的是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或非理据性。具体地讲,不同语言(如英语与法语)的词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或非理据的,但复合词的构成是有理据的(Wade Baskin 1960:68-69)。

既然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两大理

论系统的符号有不同的概念,怎么能把皮尔斯的图像符号用在索绪尔语言符号系统中呢?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说提出置疑的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把语言结构(复合词、短语、句子、语篇)和它们代表的意义之间关系的理据性说成“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并企图以此推翻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甚至还有人企图据此推翻索绪尔的整体理论系统。笔者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单词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或理据性是普遍的,象似性是个别的,而语言结构和它代表的意义之间的理据性或象似性则是普遍的。Paul J. Thibault 指出:“当任意性原则被错误地从语言这个理论领域中取出,重新放进言语时,误解就发生了。”(1997:29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支持了自己的论点,因为使用语言时必然要把单个语言符号(单词)编码成为语言结构,编码就是按照使用语言的人的意图把语言符号组合起来,因此,语言结构与其所指之间的关系当然是理据性的或象似性的。Leroy F. Searle 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命题,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单词,这是皮尔斯符号学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两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区别(Peirce, Charles Sanders by Leroy F. Searle, http://www.press.jhu.edu/books/hopkins_guide_to_literary_theory/charles_sanders_peirce.html)。

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置疑的人中,有的以中国的象形文字来否定语言符号(单词)的任意性。这似乎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但这个论据并不成立。世界的各种语言中,象形文字语言是极个别的。象似性是语言初生时期发生的。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词的象似性逐渐消失,但在汉语中保存很长时间。目前只在个别语言(汉语和日语中的汉字)中存在,而且也在消失中。其实,皮尔斯也持这种看法,他指出:“象征符号(笔者指任意性符号)在生长。它们是从别的符号中生长出来的,特别是从图像符号,或从具有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混合性质的符号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只能用符号来思维。这些心智符号是混合型的。象征符号的各部件就是一些概念(Peirce's Theory of Signs¹ by Jay Zeman, 2. 300)。”

目前世界上讲得最多的有 20 种主要语言,包括汉语、英语、印度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马来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韩语、泰卢固语、意大利语、泰米尔语、马拉地语等。其中只有汉语中有许多象形文字,日语中有汉字但有日语字母表,其他 18 种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有字母表)。一开始的象形文字

工作得不错。可是随着汉语的不断丰富,有些语言不能用形象表达了。于是形声字、会意字、表音字和通假字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汉语中(世界语言概述 Wikipedia,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AF%AD%E8%A8%80%E6%A6%82%E8%BF%B0>)。

埃及最早的文字是图形文字,后来有些文字逐渐变成音节符号和指意符号,其后又有了一音一符的字母。

苏美尔人最早的文字也是图形符号,一符一义。以后发展为表音符号和指意符号,一起组成词组。

到了公元前一千年时,腓尼基文字传入希腊,他们马上放弃了原有的文字,并且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元音字母,世界上第一套完整的拼音文字终于诞生了,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它的普及性。一般来讲,学会二三十个字母,就能见字读音。文字越复杂,掌握的人就越少,这对于社会文明的进步非常不利。就文字的复杂程度而言,以象形文字为最,其次为表意文字,形声字又次之,拼音文字最简单。文字的简化有利于它的普及,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世界诸语言之源起与演进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中心, <http://www.edu.cn/20011116/3010321.shtml>)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文字改革,首先进行汉字繁体字改简体以及汉语拼音。目前,符号已应用于文字处理中,如电脑输入汉字时用拉丁字母拼音或用字母代表笔划(五笔字型)。

4. 两大理论系统间的关系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现代各符号学和语言学学派以及各语言学科的理论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符号学使语言学成为科学。”实践证明这句话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郭鸿 1998)。事实上索绪尔的思想已为现代语言学各主要流派所接受,并应用在语言学各学科的研究中。例如以波斯(Boss)、萨皮尔(Sapir)、霍尔(Whorl)以后的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为代表的描语言学派(descriptive linguistic school),以尼科莱·特伯茨科伊(Nikolay Trubertskoy)、罗曼·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为代表的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ol)(即布拉格学派),及以路易斯·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代表的语符学派(glossematic school)都是 20 世纪结构主义型的语言学派。以福斯(Firth)和韩里德(Halliday)为代表的伦敦学派(London School)可以说是布拉格学派的继承者。布拉格学派的特点是,认为语言是一个严密的结构,而

不是一堆分离的东西,以及语言行使各种社会功能。结构主义思想对语言学的各学科有广泛的影响。音位学首先接受了结构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思想的产儿。乔姆斯基(Chomsky)是在罗曼·雅各布逊的影响下成为成熟的语言学家(郭鸿 1998: 5)。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s Levi-Strauss)的人类学,也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突出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它特别适合语篇分析、语义结构分析,已系统地应用于社会语言学、语义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等学科中。但它也有其局限性,最突出的是它的静态结构观,这种观点使这种理论不能生动地描写和解释语言生成和运用的实际情况。巴尔特在这方面作了些补救,提出了本义和转义(denotation and connotation)的理论,使第二性符号系统能从语言结构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得到新的意义。其他结构主义学派的学者,巴赫金提出的“对话”(dialogue)理论,克里斯蒂娜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以及洛特曼提的“文化符号学”(cultural semiology)理论都在索绪尔理论的‘静态’和‘结构内部封闭’上作了补救。

皮尔斯符号学过去在各语言学科中应用较少,但笔者认为,巴赫金、克里斯蒂娃、洛特曼等人有关语言的动态性和相互作用的理论都受到皮尔斯的影响。Koll(1977:73)指出,我们在研究文本的性质时得到皮尔斯的重要启示,他说:“语言符号并非一个静态结构,语言符号形成一个动态事件,因此语言不能从系统的观点得到充分研究,而只能从过程的观点得到充分研究。”(Winfried Noth 1990:46)。笔者认为,近年来在认知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上,皮尔斯的符号学也起了突出作用。它的“符号活动是认知

的过程”以及符号的“解释项”理论就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它说明在符号代表物和对象之外还有个“解释”,也就是说,除了意识是世界的客观反映外还有人的认知作用,还需要人的解释。认知者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中得到“感情的解释”(emotional interpretant)、“有力的解释”(energetic interpretant)和“逻辑的解释”(logic interpretant)(见上文)。从此可见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威力。

总之,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学是当代的两大符号学和语言学理论系统,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符号和语言的。它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而是互补。它们还在发展中,需要我们通过批评和研讨来促进它们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郭鸿.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说是否还成立?——与王寅教授商榷[J]. 外语研究,2000,(1).
- [2]郭鸿. 符号学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J]. 外语研究,1998,(3).
- [3]郭鸿. 英语文体分析[M]. 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
- [4]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Wade Baskin,1960.
- [5]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商务印书馆,1985.
- [6]王寅.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M]. 新华出版社,1999.
- [7] Paul J. Thibault. Arbitrariness and motivation in the sign [A]. In *Re-reading Saussure—the Dynamics of Signs in Social Life*[C]. Routledge,1997.
- [8] Winfried No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C].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90.

收稿日期:2004-05-25

作者简介:郭鸿(1931-),男,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符号学。